

弔屈原

有人說：「你太高了，彷彿要仰起頭，才望得到。」或許，這就是你仕途多難的原因吧！那是由耿介不阿和清高不群所凝聚的特質。你傳承了這個血統，今生，就註定你是唯一的孤獨了。

年少太早得志、太早鋒芒畢露--難道你忘了那些燃著妒火的眼睛？難道你不見他們伸出貪婪的攀附？因為你高，你不知道；因為你高，所以跌得越深、越痛。

從此，歷經了楚懷和頃襄，流浪於漢中和江南，一路癡癡低喃說著：沒人懂你、沒人能聽懂你的言語，只能將那份愛國、憂國的熱血，透過筆尖，將離騷、九歌篇篇點滴織就。

但可惜舉世皆濁，即使自淨沐浴，仍是深處泥淖；又眾人皆醉，所以縱然你憂國憂民的大聲疾呼，只若空山一陣剎那靈雨。終於你明瞭，為何曲高和寡，為何漁父也只能無奈的鼓著枹、歌滄浪了。

還記得漁夫的出世真言嗎？老莊的清靜與無為，縱使深處世中，也能自得其樂，甚或樂而忘憂，只要仍保有一顆純淨的心，自然能與理想中的桃花源神交，終究仍是自成格局的崇高。但，頑固的你，萬不能蒙世俗之塵埃，寧願自令放為，赴汨羅之淵，繼而，投江以明志。你想，沒人懂你，那或許江魚會懂、或許湘流會懂、後人會懂。聰明如你，豈知千年之後有人隔著一頁之書，而與你的吐納同步呢？

抱著冰冷的大石、從容投江的那一剎那，你感覺應不比人情冰涼吧？但，那刻你仍執迷楚國權貴會於浪濤聲中轉醒，甚至企盼頃襄王會在這聲絕響中正襟危坐。臨行前一呼，那以悟君心的豪壯，竟與東逝的流水，同成陳跡。

這樣的結局，聰明如你應早預料了。只因不願楚國的繁華在你眼中殆盡、不忍再傾聽黎民黔首的無助哀嚎、也不想再對漁父的與世推移做任何的辯駁與註解。

放眼的舉世皆亂，天下全是一灘爛泥，但聰明的你清晰知道，有那麼一群身陷泥沼、最是無辜的芸芸百姓在這裡無奈的掙扎。於是你決定用生命的重量濺起浩浩之白的浪花，洗淨他們身上、臉上、眼裡、心底的世俗塵埃，一點一滴、朝朝暮暮，無止息的在暮鼓晨鐘中，以生命的質量來忖度自我實踐的意義與價值。

夠了，所有未竟的愁，輾轉昇華為汨羅的傳奇；天問和離騷的嘆息，也化為千古琵琶音，從遠處靠近，不經意，還惹得一身風仰景從，香草美人、愛國詩人都化為你的專屬代名詞，聰明的你這一生，終於真的已足夠。

「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，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。」你的高尚最後不會只化為一夕漁樵話，那是真實刻鏤在戰國策中一頁不朽的典藏。

世風日下的貪汙腐敗，皆因利益的追求摒棄道德抹滅良心，生命的價值與高度被一疊疊鈔票貶低壓垮。從古至今，堅守高尚的賢人不願肉袒牽羊，更不願面縛銜璧，又怎麼願意臣服於世俗的卑鄙無恥呢？生命的價值不在長短，輕重之間也不必留與史傳贊曰，自我的實踐穿越時空、跨越藩籬，唯有在幽壑中看盡潛龍勿用的低鳴、體會見龍在田的沈默，才能體會生命的厚重。

屈原，一個短暫如流星的生命在殞落前燃燒的光芒照耀八荒，那一身的風骨歿於江中卻重生於泰山之顛，生命可被歌可被泣的元素都千錘百鍊成為你的脫胎，精彩的一生如你，真的不白過。

